

國學小叢書

宋四大書考

郭伯恭著



宋
國
大
書
考

國
學
牛
子
書
局

宋
國
大
書
考

海
內
外
書
局

010
1
574

著者 郭伯恭
主編者 王雲五

小國
叢書學

宋
四
大
書
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03644)

全國學小叢書 宋四大書考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郭伯恭

主編兼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目錄

導言……………一

一 太平御覽……………七

一 編纂……………七

二 體制……………一七

三 引書……………二五

四 版本……………三六

二 太平廣記……………五二

一 編纂.....五二

二 體制.....五四

三 引書.....六二

四 版本.....六六

三 文苑英華.....七五

一 編纂.....七五

二 體制.....八五

三 校讎.....九〇

四 版本.....九四

四 冊府元龜.....一〇三

一	編纂	一〇三
二	體制	一二〇
三	敘例	一二四
四	版本	一二八
	自跋	一三九

宋四大書考

導言

宋承五代亂離之後，三館存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註一）太宗卽位時，開國已十七年，域內粗定，國基漸固，萬幾之暇，乃稍留意於文教，初以疆域至遠，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願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註二）。於是旣開科取士，拔擢英才，復蒐遺訪佚，置館修書，太平興國二年（西元九七七）詔儒臣纂修編輯，自經史子集以及百家之言，博觀約取，成千卷，賜名曰太平御覽。又以道藏釋藏野史稗官之類，廣採兼收，集爲五百卷，賜名曰太平廣記。復以諸家文集，其數實繁，雖各擅所長，亦榛蕪相間，命精加銓擇，以類編次爲千卷，賜名曰文苑英華。宋初書籍，留存至少，此等卷帙繁重之作，得以相繼完

成，謂非太宗崇儒好學，勤加搜訪，有以致之乎！

太宗纂此三書，已洪猷丕顯，沾溉藝林於無窮矣。迨夫眞宗繼統，更邁遵先志，肇振斯文，載命羣儒，共司綴輯，以歷代治亂興亡君臣善敗之蹟，彙爲一書，賜名曰冊府元龜。計一千卷：『前五百卷紀君，後五百卷紀臣，義據通深，囊括典要，歷代帝王將相之心，綜其類可從床側之間取之』（註三）。內容所收，非子史經傳之可垂聖籍者，悉屏不入。蓋欲垂爲法典，意存懲勸，非若太宗三書之皆龐拾稗野家言之可比也。其卷帙之富，亦藝林一大觀，故後人合太宗三書，共稱曰『宋四大書』（註四）。古來載籍之夥，漢唐而後，固聿推北宋矣。

太宗敕纂諸書，後人多以爲含有政治背景。此說也，實發自王明清。王氏之言曰：（註五）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眞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其後張端義貴耳集，亦謂太宗修書，在於羈縻降國舊臣（註六）。談愷跋太平廣記，敍修書之緣起，直用王氏之語（註七）。至清高宗，更謂『宋太宗身有慙德，因集文人爲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

三大書，以弭草野之私議」（註八）。蓋皆承王氏之說，推波助瀾也。夫自來開基創業之帝王，雲掃天下之餘，獎文教，抑武事，固爲通例，若太宗敕纂諸書，謂純由於政治作用，則未盡然。

考王氏之說，實有兩種錯誤：（一）冊府元龜，非太宗時所修；或以爲係太平御覽之誤，猶可說也。（二）御覽及廣記同時纂修。其時吳越錢俶尙未納土，北漢劉繼元亦未歸降，所謂諸降王者，僅後蜀孟昶，南漢劉鋹，南唐李煜等三人。昶卒於乾德三年六月庚戌（註九），事在太祖朝，與太宗無關。鋹卒於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戊子（註一〇），已在下詔修書之後，且其遺臣亦無側身於館閣者，與王氏所云因降王死而用舊臣修書之言，全不相符。煜之死，當時曾有不得善終之謠（註一一）；而被命入館修書諸人，若湯悅、徐鉉、張洎、吳淑、舒雅、呂文仲、王克貞等，又皆煜之故吏，是或卽王氏記述之所指。然煜卒於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壬辰（註一二），已在廣記將成之際，並不在修書之前，而湯悅諸人，歸宋入仕，又多在太祖朝，不必待太宗卽位，再事攏絡。且若張洎之徒，於仕宋之後，對李煜非但無故主之情，且時丐索不已（註一三）；背恩負義，寡廉鮮恥，能有爵有祿，卽不再思他事，更何必另因翰墨之任以安其心乎？愚意以爲太宗之敕修羣書，不過爲點綴昇平，欲獲右文令主之名，其用南唐遺臣，亦僅以其

文學優贍，初不必有若何深意（註一四）。王氏之言，說謬牴牾，未足昭信；後人習焉不察，率然從之，若清高宗尤多過甚之詞，是未嘗稽之史籍，以相核對也。

總之，太宗敕纂諸書，其表揚己之稽古令名者實多，其用心於政治背景者則少。太宗素愛翰墨，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註一五）；觀夫飛白賜羣臣（註一六），已可知其爲右文之君矣。至真宗繼纂冊府，可謂克承先志，使景德之治與太平之業並存於天下後世，更藝林之勝事也。隋唐以前，典籍歷經散亡，百不存一，觀牛弘『五厄』之論，令人浩然長歎（註一七）。吾人今幸得略窺古人面目於髣髴者，多賴各類書中鱗爪之存。然如唐之北堂書鈔，藝文類聚，雖爲類書中之要籍，而卷帙不多，收容有限。惟『宋四大書』卷帙浩瀚，收容豐富，保存古籍之數量，往無其匹；使吾人得以優游資採，往還無極，是不可謂非食太宗真宗之賜也。

（註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頁二後（光緒七年浙江書局本）。又王明清揮麈前錄卷一，頁一一前（四部叢刊續編本）。

（註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頁一後。

（註三）語在明崇禎間刻本冊府元龜黃國綺序。

(註四)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御覽，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醫方一千卷曰神醫秘教，已足四書。惟神醫不傳，後人遂以御覽、廣記、文苑、合冊府元龜，共稱曰「宋鑒部四大書」，蓋以其皆以類分載也。

(註五) 揮麈後錄卷一頁九後。

(註六) 寶耳集卷中頁二二前（津逮秘書一五集一七二册）。

(註七) 明嘉靖丙寅談刻太平廣記卷首。

(註八) 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一一，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詩小註。

(註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頁一〇後。

(註一〇) 同上卷二二頁三前。

(註一一) 按王銍默記頁五云：「知不足齋叢書八集五九册」：「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間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

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註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頁一一前。按「壬辰」爲九日，徐鉉吳王墓誌銘（徐公文集卷二九頁二後）四部叢刊本）作「八日」，未知孰是。

(註三)太宗皇帝實錄卷八〇頁四後（四部叢刊三編本）「洎……尤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甚贊洎猶丐索之，煜以銀類面器與洎，洎怒不得金者。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諱之。」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頁五前同。

(註四)此用近人聶崇岐先生之意（太平御覽引得序，哈佛燕京學社出版。）余撰四庫全書纂修考時，猶沿襲清高宗之語，未深考也。

(註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頁九前。

(註六)同上卷二九頁二〇前，又卷三六頁一五後，及卷四〇頁一前。

(註七)牛弘論書有五厄，見隋書卷四九本傳。其歷代書籍散亡之狀況，參閱拙著永樂大典考第十章餘論。

一 太平御覽

一 編纂

太平御覽初名太平總類，及纂竣進御，始改名御覽。其纂修經過，考王應麟玉海引實錄曰：（註一）『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戊寅（十七日），詔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左補闕知制誥 李穆、太子少詹事湯悅、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左拾遺宋白、太子中允陳鄂、光祿寺丞徐用賓、太府寺丞吳淑、國子寺丞舒雅、少府監丞呂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註二）及諸書，分門編爲一千卷。』又引會要曰：『先是帝閱類書，門目紛雜，遂詔修此書……惟克勤、用賓、思道改他官，續命太子中允王克貞、董淳、直史館趙隣幾預焉。』是御覽之纂修，先後預編摩者，僅十七人而已。

其成書年月，據玉海引實錄，謂「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十一月庚辰（二十九日），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令日進三卷，朕當親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爲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卷書，非虛語耳！十二月庚子（十九日），書成，凡分五十四門。（註三）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一千卷，包括羣書，指掌千古，頗資乙夜之覽，何止名山之藏？用錫嘉稱，以傳來裔，可改名太平御覽！」是御覽告藏於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庚子日也。然今存太宗皇帝實錄殘卷，實無成書之明文，（註四）未知玉海所引者，究何自而來？且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亦祇有十一月庚辰詔史館進總類之文，而無十二月成書之事。（註五）至宋國朝會要乃言成書之月矣，但未確指何日，如云（註六）

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書成。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包羅萬象，總括羣書，紀歷代之興亡，自我朝之編纂，用垂永世，可改名曰太平御覽。」

然此所引詔文，與玉海引者異；明章如愚羣書考索所引者，又與此異。（註七）夫詔文本僅一篇，而三

書所引，竟有三種不同，「一國三公」，令吾人其誰適從乎？觀於此，可知官修之書，成於衆手，舛謬疏漏，時所難免，實錄所錄，往往不必皆實；然則，玉海引實錄謂成書於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庚子者，仍屬一種疑問也。

惟太宗實錄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皆言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太宗有詔史館日進總類三卷之舉；夫既曰「日進」矣，則是時總類必有一部分或全部分完成。不然，何能有書可進？第不知書果完成於何時耳。考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註八）

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

據此，與太宗實錄所述總類改名御覽之日互相推算，則書成似應在太平興國七年。但與實錄所記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庚辰詔史館日進總類三卷，至十二月庚子改名御覽之文，時間相差過甚。或有人疑之，不足爲據也。然實錄所載，不可盡信，前已言之矣。況尙有其他記載使吾人益信春明退朝錄所言較爲有據，而斷御覽實成於太平興國七年乎？

按太宗繼御覽廣記之後，敕纂文苑英華，始事於太平興國七年九月，參與纂修諸儒，若李昉、扈

蒙徐鉉、宋白、李穆、吳淑、呂文仲、舒雅等（詳第三編）皆爲預修太平御覽者；設其時御覽尙未完成，何能驟調其半數撰修之人，從事他種工作？此可斷御覽必成於太平興國七年者，一也。

又諸本御覽首卷題銜，皆爲「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尙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敕撰」等四十四字，與太平興國七年李昉之職位合，而與八年昉之職位不合。考昉於太平興國四年，以從征太原，敍勞自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拜工部尙書加承旨；八年，改文明殿學士（註九）未幾，參大政，繼且於十一月壬子朔與宋琪同時拜相（註一〇）御覽若如玉海引太宗實錄所云成於八年十二月庚子，則昉之題銜當爲「同平章事……」若成於十一月壬子以前，七月庚辰以後，則昉之題銜當爲「參知政事……」若成於七月庚辰以前，則昉之題銜當爲「文明殿學士……」皆不應仍用昉在太平興國七年之職位而題爲「翰林學士承旨……」此可斷御覽必成於太平興國七年者，二也。

觀上所述，可知御覽實成於太平興國七年。玉海引實錄成書之文，據今存太宗實錄殘卷，僅有「十二月庚子，詔曰」云云，「庚子」之下，並無「書成，凡分五十四門」八字；此八字者，殆爲應麟